

序——精靈故事幻舞傳說

文／謝忠保（阿蓮國中校長）

今年五月突然接到賀連華老師電話，要我為精靈幻舞藝術陪伴十年紀念書寫序，令我結結實實嚇了一大跳，震驚程度不亞於那一夜的莫拉克，那場風雨多麼堅持不停歇的下了四天三夜，而精靈幻舞居然能夠堅持十年陪伴扶助災後部落與學校直到現在，兩者同樣不可思議！

這場風災有著講不完的過往，風雨、災民、政府、社會、媒體、災區、學校、安置所、直升機、溪底便道、山羊走的路交織成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，我們教育從業者只能死守學校，體會這一堂上帝精心安排講述大地與人民、勇敢與懦弱、愛心與貪婪、團結與自私、勤奮與怠惰、虛假與真情的鮮活人生課。下山安置半年時間是桃源國中最艱苦也最美麗的時候，師生日夜相伴、互相扶持，學生彷彿瞬間成熟、懂事且認真，期間我門堅持參加全國原民樂舞大賽並勇奪第二名，更讓師生振奮勇氣倍增，冥冥中感覺似有種魔力在醞釀。

返鄉後多頭馬車的重建系統搞得人仰馬翻，各基金會的招牌充斥桃源街頭，物資與補助則占據每個人的心頭，南邊的村落因搬遷與原地重建爭辯到翻臉成仇，北邊則吶喊著給一條平安回家的路，奈何路絕不是人喊出來的。政府的救援，救得了性命卻救不回破碎山河；社會的物資，填得飽肚子卻裝不滿生活希望，就這樣交雜著災後創傷與未來失落的詭異氣氛逐漸在部落蔓延。

二〇一〇年四月梅雨季將臨，學童背負著混亂的愁緒與去年八月的恐懼，正埋首準備即將到來那一場贏面不大的升學戰爭，校園內鬱結的空氣教人快要窒息。我記得賀老師是這時來到桃源國中的，在一個雨後四周飄

散些許嵐霧的晚上，事實上我印象有點模糊了！但賀老師帶著爽朗又有一點狂野的笑聲出現，至今還印象深刻，而她們在教室前木平台上表演著佛朗明哥舞，美妙的肢體律動、愉悅的表情加上踏在木頭時清脆的節奏，舞怎能跳得如此抬頭挺胸？至今難以忘懷！專業的表演讓我們第一次對舞蹈有了不同的想法及期待。還記得點心時間的閒聊，他們說要來做藝術陪伴，教導學生與社區跳舞，因看多了短期來去的團體，故心想這群獵人的子民你們教得起來嗎？真的會每年定期來嗎？到社區推廣談何容易？身上嗅不到經費與物資的味道村民會理你才怪！就這樣帶著疑問我調離桃源國中，直到隔年暑假山上同仁告訴我賀老師來了！第二年又來了！第三年她帶著兒子一起上來了！幾次短暫且近乎情怯的探望，聽著老師細數學生學舞點滴及與社區家長互動趣事，心想這次部落真的遇到貴人了。隨著日子走遠，而後幾年桃中影像在我腦中逐漸模糊，而桃中學童學舞故事的消息卻在報紙上逐漸展開，充滿新生命的現代布農舞步從克難的籃球場開始，直到進軍全國大賽拿到第一並逐步躍上國際舞台。這種長期經營並獲得在地認同的團體，透過心靈陪伴與藝術治療專業模式，化危機為轉機帶領災童走出傷痛、活出新生命、培養社區新希望及在地接班人，這才是真正的重建。

很高興賀老師能將這十年藝術陪伴的歷程集結並分享，讓我有機會再次回顧與省思這場災難與重建的過程。當大家都將希望寄託在那一條回家之路，不禁要問：路通之前我們可以做些什麼？我想賀老師藝術陪伴的紀念書籍與影像紀錄可以給出一些答案。非常感謝賀老師不嫌棄我這災後重建的逃兵，搭著作品出版的順風車可以抒發一點塵封已久的災後心語，也算是一種自我療癒吧！同時也讓我對堅守災區的老同事表達敬佩之意，你們辛苦了！

自序——守著風雨不放棄

遲遲下不了筆，只因為永遠有一個過往的記憶，隻字片語會如雪片飛來，然後記憶的匣子打開來之後，第一個動作就會是眼眶中的淚水像是初次離開部落的自己，掉不停，終於我笑著深深鞠躬說再見。我知道我們所做的，你們不會忘記。而我那又兇又好笑又是媽又是老師的身影，在你們長大的過程中，不會被遺棄。你們從國小到國中的模樣，每一個你、妳都深深烙印在我從年輕到初老的歲月裡，不用看照片。

春夏秋冬，一年又一年。從二〇一〇到二〇一七，由我帶隊在高雄桃源國中做藝術陪伴接近十年，好像可以死而後已了，因為已經鞠躬盡瘁了，該有的都有了，不該有的也有了，連校長都換了三任。

二〇一八年，我接下了崇右大學表演藝術系的專任教職，同時退居精靈幻舞舞團藝術總監一職，由女兒鮮鮮承接團長重擔，並且接手我在桃中的藝術深耕教學。隔年她帶領孩子參加全國學生舞蹈比賽的〈Bunny Soakin 移動的傷口〉，再次獲得了特優獎項，這在我們家是最棒的傳承。

其實我未曾想過這一切會是如此。我以為我的愛女會留在西班牙，會待在當地舞團。而人生並不是你可以去預料，去掐指暗算的。就像我訝異兒子鴻鴻會走上芭蕾，然後還得獎。當他從美國紐約帶著一身傲骨與帥氣回來跟著母親和團隊上山巡演，並帶領孩子學習他在紐約的芭蕾時，OMG！如此地美麗綻放！只有天曉得我望著鴻，從稚氣孩子到成為一個可以付出所學的舞者，我有多開心。

我們一家都是藝術人，不隱藏自己也分享著自己。我很幸運，一直都覺得很幸福，當我看著鮮鮮還有鴻鴻長大後還能願意帶著弟妹妹，一起牽手跳舞，用他們各自自由神賦予的天分與自己努力不懈的態度，去追尋去碰撞，去感受經由寒徹骨後所得來的撲鼻香。雖然他們一個二十三歲，一個二十歲，我們這個單親家，向所

有人證明了，單親的媽媽一樣可以用愛來灌溉，來滋養孩子成為一個有愛有責任感的人。

我從來都忘記自己是領重大傷病卡的人，還是繼續跳舞傳愛。如果上帝都這樣愛著我，讓我得著醫治，可以做最愛的舞蹈，那我怎麼可以白白地得著呢？如果我的舞蹈能治療我，為什麼不能治療更需要的人呢？喜樂的心是良藥，憂傷的靈使骨枯乾。而生有時，死有時，哀痛有時，跳舞有時，《羅馬書》上面明確地說著，我們終究滄海一粟，這生命就在宇宙渺小且卑微，而要如何讓自己能為自己的存在，深刻的證明呢？原來很簡單，就去愛吧！去擁抱吧！不要分彼此，好好的去真正的愛吧！

桃中在二〇一七年獲得了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績優學校，陳世明校長將此殊榮歸功於我，我則永遠要歸功於所有曾經或持續參與陪伴的團隊夥伴：

穎君、佩玲、苑芬、鮮鮮、鴻鴻、政彰、Wilson、伯瑋、Jason、樹明、有德、靜怡、莎莎、Avaro、之儀、志仁、霹靂監小小杜、小馬躍、小杜、李毓琪、玥玥、宗峻、Harrison、Brandon、韓寧、思婷、呂姍、郁琪、佳玲、沛羽、千蕙、哼哼喻喻、鳳儒、妙涵、熹謙、欣嶼、Wendy、麗婷、浣渲、貞元、佩雯、造華、Lowdy、之秀、麗玉、品璋、佑信、倩如、Sylvan、莊牧師、松牧師、朱牧師、伏哥、馬金雄、妍伶、彥霖、佳豪、胡薈加上我忘了的學生（但是記得臉），群堯、慧軒、巴奈、那布、Bian、玉琴老師、達妮芙老師、三任桃中校長，以及太多出錢出力出資源的天使們和機構。感謝聖島基金會給予鮮鮮上山教學的交通補助，還有最重要的圓夢計畫給予需要幫助的原鄉孩童。

感謝主，那份不遺不棄的愛茁壯堅強。

雖然部落與都市人對我的流言蜚語從來沒少過，但是俗話說得好：人在做天在看。凡事不能盡如人意，但是要盡心盡力。有些事不用多說，不用渲染，你有眼睛，你總會看到，你有心，你總會感動。

忍不住一提再提，如果生命的過程都是苦難後夾著傷，然後喜樂滿溢，我可以，真的！從二〇一〇到二〇一九，從殘破到修復，從猜忌到擁抱釋懷，十年不簡單。用藝術灌溉著的孩子，有歲月堆疊的信任，用愛播種的一切。而我從三十九到四十八歲，但天哪我的心未曾老去，依舊像第一年我見到山孩子最初的模樣。那山禿了，終於長了新芽然後茁壯。那麼多悲歡離合可歌可泣的故事，只能一一寫下與割捨。我只能說，這路從未斷過，從最初到現在，謝謝你們給予我這麼珍貴的力量。而我，如此渺小在天地間都因愛而偉大了。那麼地傻，而且還要一直傳下去。

二〇〇九年八月八日，土地教會我們的事，永遠不要忘記，自己來自哪裡，守著陽光守著土地，守著風雨不要放棄。我們同在一座島上，你與我共同呼吸，這一路筆路藍縷不容易。我曾經只是我，因為八八風災我們相遇，從那一刻起，我不再只是我，因為愛上了你、妳，這一切終於有了意義。我從來沒覺得有什麼了不起，而原來最了不起的是，我們沒有忘記的是你、妳。當妳還小的時候，我們交錯，當妳嫁人了還記得我，帶著小孩來看我，至少妳記得，那青春時期我們共同擁有的回憶。

我的紅色小跑車的藝文老師夢，還未熄。或許，我也想拉出一個距離，而沒想到對山對你們的思念，會由山的方向飄進。你們不知道的是，每一次完成了任務，我一定帶著團隊牽手禱告，然後大聲對山說：「謝謝妳。」（絕對不准在下山之際，打噴嚏。）

感謝大家，謝謝山，謝謝八八風災，謝謝祖靈，謝謝主。

阿門。